安茶

雁默

by杏花明灭

上官鸿信入学的时候是秋天，他是个聪明人，从小就甩了同龄人一大截，他对默苍离说他选择这所学校，这个计算机相关的专业是因为他觉得世界的未来会和这个专业相关。他觉得世界是人类的，未来是计算机的，而这世界分成两种人，研究算法的和不懂算法的。

他理科的成绩满分让他刚来到这个专业的时候就广受瞩目，这样优秀的学生不论在哪所学校都理应是众星捧月的存在。默苍离也是那个时候听说了上官鸿信，那年系里的算法课是默苍离在教，只是真正到默苍离上课的时候，却发现上官鸿信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理睬过他，他一个人吃着牛角面包，一个人写着笔记，然后又一个人离开教室。

默苍离想上官鸿信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人，默苍离出的作业有名的难，因此班上大多数学生的思路都有类似的地方，而上官鸿信的作业逻辑却和所有人都不太一样，而且也有一些失误。这让默苍离确定上官鸿信写这些代码时并没有和别人交流过，他甚至能从那字里行间里嗅到那股属于深夜的咖啡味。他猜想这样写代码多半是晚上一个人熬夜苦思冥想的结果，他比谁都明白逻辑死角里无人交流其实是非常难熬的事情。

但这并不是寻常人会做的事情。

期中考后上官鸿信主动拦住了默苍离。默苍离正抱着卷子要离开，他抬头看着眼前的红发青年，“现在考试已经结束了，”默苍离冷淡地说道，“成绩一周内会公布。”

“不，我不是来问成绩的，”上官鸿信摆了摆手，默苍离看到他手上还沾着铅笔的墨迹，“老师，你平时喝的是什么？”他走上前了一步，“我闻到你身上有茶的味道。”他闭上眼睛，似乎真的在嗅些什么，“和别的人的咖啡味不一样，是很清苦的茶叶的味道。”

晚上默苍离给上官鸿信发了邮件，邮件里写了他喝的茶叫安茶，然而这茶名唤安茶却喝了以后整晚夜不能寐，连窗外的风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过了两天，默苍离在学校的图书馆又遇到了上官鸿信，上官鸿信说他去了唐人街，可是却找不到默苍离说的那些茶。

默苍离见他依然独自一人，他从角落里站起来，手提电脑还亮着编译器暗色的画面。默苍离也不说什么，他从他的包里拿出了一小罐茶叶，然后塞到了上官鸿信手里。

“我老家带来的。”默苍离说道，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期中成绩出来的时候默苍离看了上官鸿信的试卷，分数对于第一年进来的学生来说相当不错。下午杏花来了默苍离家，他是这里附近的一个中医馆挂牌的按摩师和针灸师，和默苍离是多年的相识。他发现默苍离平时用的茶叶罐不见了，于是叫道，“苍离啊，你的茶叶罐呢？”

“送人了。”

“送人了？！”

“送学生了。”

“我只听说学生给老师送东西的，你怎么反过来了……而且这也罢了，一个用旧的茶叶罐你送人做什么？”

“不用便送了。”

杏花挠着头，他一直觉得默苍离的脾气古怪，然而在他看来也许所有学计算机的人脾气都那么古怪。他像往常一样让默苍离躺下，然后给他做了推拿，“你得好好保重身体，”他道，把默苍离的肩膀往后压了压，然后就听到关节细小的摩擦声音，“平时多和同事朋友出去玩玩，不要老对着电脑。”

“我没有朋友。”默苍离趴在床上，半张脸埋在枕头里闷声道。

杏花叹了口气，“我是知道学计算机的人都很古怪，”他道，“可是像你那么古怪的，可真是不多了。”

下半学期上官鸿信依然一个人，有些时候他会去找默苍离，和他讨论代码和茶叶的事情。秋天的学期过后冬天很快便来了，黑夜的时间迅速变长，白天的时候也总是阴天。默苍离冬季不用教算法，他教了一门不太重要的课，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搞自己的研究项目，下雪天整晚地窝在实验室里。

秋季的学期结束后默苍离又见到了上官鸿信，然而他却发现上官鸿信变了个样。上官鸿信不再是那个独来独往的少年，他身前身后簇拥着许多同龄的学生，他在人群的中心侃侃而谈，看起来年少风发。

他在教学楼远远就看到默苍离，他朝默苍离微笑地点了点头，然而默苍离并没有搭理他，头也不回地转身而去，顺手关上了实验室的门。

傍晚的时候有人敲默苍离实验室的门，默苍离刚想去吃饭，他打开门，却看见上官鸿信站在那里。

“老师的青色衣服我远远就看到了，”上官鸿信道，手里提着两个塑料袋，烤肉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着，“我去新开的店买了吃的过来，老师还没吃饭就一起吧？”

默苍离用那双冷淡的眼睛看着他，然后又看着他手里提的东西，“我不吃这边的东西。”默苍离道。

“我还买了中餐，”上官鸿信道，他提了提另一个袋子“菜干粥。”

默苍离这下皱起了眉头，“你怎么不去和你的朋友一起？”他道，并没有让上官鸿信进来的意思。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上官鸿信耸肩，“我没有朋友。”

那天晚上又下起了雪。默苍离的实验室一整面墙是个巨大的飘窗，从飘窗里正对着望出去是灰色的街道，入夜便亮起了白色的灯。

两人把吃的东西摆了满满一桌，默苍离捧着粥，粥还冒着热气，他看着窗外面水晶球里的细屑一样的飘雪。

“老师你在做什么研究？”上官鸿信啃着烤鸡，他看到默苍离电脑还开着，探过头去看了看页面上的代码。默苍离扫了他一眼，“能看吗？”上官鸿信问道。

“看吧。”默苍离道，回过头去继续看着窗外的雪，“没有完成的，也编译运行不了。”

上官鸿信拿纸巾擦干净了手，快速地把那代码浏览了一遍，“这是什么东西，”上官鸿信道，“看起来很复杂。”

“人工智能的东西。”

“老师在做这块研究？”

“嗯。”

“你要开这个课么？”

默苍离回过头看着上官鸿信，“我教你们，”他道，“你们就能学会了吗？”

上官鸿信哑然，他又翻了翻那些代码，“可能那些人不能，”他道，“但是我能。”

默苍离低声地笑了一下，“‘那些人’，”他道，“不错的自信，”他觉得嘴里的粥有些寡淡，于是便放了下来。

上官鸿信不说话，他把剩下的鸡腿肉啃完，然后他又对默苍离道，“你觉得这个世界人类以后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么？”他问，“我说未来某一天。”

“不会。”默苍离道。

“为什么？难道老师也相信人类有什么感情的东西人工智能没有么？”上官鸿信笑了起来，“可是在我看来，人也是这样的东西罢了，拜高踩低，趋利避害，这样的事情，也用不着多大内存的计算机就能计算出来。”

“不是。”默苍离道。

“那是为什么？”

“因为有我在。”默苍离回答。

上官鸿信愣了一下，没有反驳默苍离的话，也没有任何疑问。他把鸡骨头都装进了垃圾袋里，“老师，”他道，向默苍离伸出来手“咱们出去走走吧。”

默苍离看着他，垂下睫毛，点了点头。

初冬的城市也已经寒冷，运河开始结冰，雪刚停了下来，两人就沿着黑色的河岸一直走着。

“系里的其他学生都说你是个奇怪的人，不好相处，眼里看不上别人，连其他教授也不喜欢你，”上官鸿信笑道，他围着一条暗红色的围巾，白色的雾气在他说话的时候就升腾起来，“可是我觉得你不是，你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

默苍离低着头，他的围巾是墨绿色的，“他们说得没错，”默苍离道，“我是。”

“你不一样，”上官鸿信道，他看着墨蓝色的天空，刚下过雪上面挂着金色的星星，在河面的倒影里似乎系着金线垂坠而下，“你以前对我友善，并不因为我能为你带来好处，而我即使能为你带来好处，你有时也不对我友善，所以你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

默苍离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没有对你友善，也没有对你不友善”他道，“我是老师，不是你的同学，我一视同仁。”

“你是我的老师，”上官鸿信道，他快步走上前来，然后转过身面对着默苍离。默苍离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上官鸿信倒退了几步，此刻雪又再次飘落下来，落在他张开的手臂上，然后他向默苍离伸出手来，“但我喜欢你这样的人。”他的眼睛像星星一样干净而明亮。

默苍离停住了脚步，“我一直一个人的，”默苍离道，“你也不该喜欢我这样的人。”

“我也是，”上官鸿信道，“但我听说孤独的人会有孤独的朋友。”

那天晚上以后系里多了一些风言风语，有人看到在河岸边上有学生牵着默苍离的手。大学的学生之间谈恋爱并不算得什么新鲜的事，然而默苍离作为系里的教授，这事情就多少变得有些微妙。

“有人给校长写信，说你的课评分并不公正，”实验室里上官鸿信对默苍离道，“话说得有些难听，说你和学生上床，然后给和你有不正当关系的学生比较高的分数。”

默苍离看着电脑，并没有抬头，“你怎么知道的？”默苍离道。  
“他们发送的时候甚至不懂给信息加密，”上官鸿信叹了口气，“这样的人也配学计算机，这学校的录取是不是越来越水了？”

默苍离抬头看着他，“他们配不配是他们的事，”默苍离道，“但是看不看是你的事。”

上官鸿信一时语塞，然后他突然笑了出声，坐到了默苍离电脑旁边的桌上，看着默苍离，“你一直这样跟别人说话的吗？”上官鸿信道，他弯下腰靠近他耳边，“即使是为你说好话的人。”

“我说了我就是这样的人。”默苍离并不看他，而是继续看着他的电脑。

上官鸿信摇了摇头，他的手搭在默苍离肩上揉了揉，默苍离也不搭理他。事实上这些流言说的是真的但也不完全。真实的部分是那天晚上默苍离确实牵着上官鸿信的手在河岸走到了半夜，不完全的一部分是他们不仅牵了手，从河岸回来了以后他们就直接在实验室把该做不该做的都做了。

这对于上官鸿信来说倒是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事后他对默苍离说他一直以为默苍离是那种保守的学者，不喜欢让人碰触那种。然而当在没有开灯的实验室里上官鸿信亲到默苍离的脸颊时，默苍离不仅没有推开他，还回应他一般亲吻他的嘴唇。

飘窗被拉上了百叶窗帘，然而外面雪的亮光依然和电脑屏幕的的白色亮光交映，两人靠着飘窗边的桌子湿吻。上官鸿信舌头舔了舔默苍离淡色的嘴唇，然后解开他衣服上的扣子，不一会那青色的衣服便沿着默苍离瘦削的肩线滑下。上官鸿信又开始亲他的喉咙，他的手紧紧抓着上官鸿信手臂上的衣服，“你是第一次吗，老师？”上官鸿信道，他又舔了舔默苍离的喉结处，把他压在桌上。

默苍离的身体一颤，他没有回答上官鸿信的话，上官鸿信也没有追问下去。他的手碰到默苍离的小腹，然后沿着皮肤的肌理探到胯下，隔着裤子揉捏着。他食指的指尖触摸到包裹在那里的弧度，往下又点了点，轻轻挠了两下会阴处。默苍离便小声叫唤了一声，双腿紧了紧，身体都蜷缩了起来。

“你好可爱啊，老师。”他拨开默苍离沾到脸颊边的头发，又亲了亲。默苍离被他逗弄得有些难耐，他的鼻音轻而又带着一种特有的缠绵，他握着上官鸿信的手摸到他的胯下，双腿也抬起夹着上官鸿信的腰。上官鸿信似乎被这动作逗乐了，他解开默苍离的裤子，“慢慢来啊老师，会好的。”他靠在默苍离耳边道，手掌覆上默苍离鼓起的地方轻轻撸动。

雪花落地的声音和风声此刻都那么明显。上官鸿信抱着默苍离，默苍离的裤子被脱了下来，挂在他苍白得发亮的小腿上。他双手攀着上官鸿信的肩，“不要紧张啊，”上官鸿信道，他才解开自己的裤子，默苍离靠上去就咬了他肩膀一口。

上官鸿信哎呀地叫了一声，“你才是第一次吧。”默苍离道，他冰凉的手还握住上官鸿信那硬起来的地方。他能感觉到手心里那硬挺滚烫的东西像有了心跳，“进来。”他道。

默苍离隐约看到上官鸿信的表情的表情似乎既是惊喜又是好奇，他进入的时候手描绘着默苍离的背脊，那里瘦得骨头都能摸得出来，“这是翅膀吗？”上官鸿信道，“放松点啊，老师，你夹得好紧。”

默苍离吞咽了一下唾液，他看着飘着白色光影的天花板和百叶窗缝隙外的细雪，“对了，就是这样。”上官鸿信的声音又响起来，他的手摸着默苍离的蝴蝶骨，似乎那真的有振翅欲飞的翅膀。

事后上官鸿信问默苍离害不害怕，老师和学生发生这种关系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可以让老师身败名裂。他看着默苍离的眼睛总是带着笑意的，然而默苍离沉默了下来，“我没做错什么。”默苍离道。

“可是这世界，没做错什么就不会受到诘难和非议么？”上官鸿信把他拥在怀里，然后安慰似的拍拍他的后背，“但我不会说出去的，也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事的，你是我的老师，我喜欢你。”

“我没做错什么。”默苍离的脸靠着上官鸿信的肩膀，他木无表情，重复道。

此刻窗户的玻璃倒映着他的脸，默苍离似乎看到自己眼里有些什么东西。

给校长写信举报默苍离的事情最后也没有闹大，也许是找不到证据，也许是上官鸿信摆平了这件事，默苍离没有管也没有关心。他照常上课，照常做自己的研究，照常听着这些闲言闲语。

只是偶然上课的时候，默苍离会看到白板上写着各种语言的侮辱文字，然后班上就会哄堂大笑起来。

上官鸿信不在这个班，默苍离的目光扫过教室里的每一个人，然后教室就这样安静了下来。

默苍离把字擦掉，然后开始用他平淡的声音上课。

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学生都开始了寒假。上官鸿信对默苍离说他想去郊外看极光，过几天是他的生日，他想和默苍离一起去看。

“郊外人少一点，”上官鸿信道，他的手放在默苍离脸边，“这样和你一起也感觉自在一点。”

默苍离皱了皱眉，似乎想说什么却也没有说出口，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两人午夜出发，上官鸿信租来了一辆牧马人，两人各种乱七八糟的行李都塞在了后排，默苍离就坐在副驾驶座上。

上官鸿信的驾照刚拿了不到一年，开起车来却稳妥得很。半夜里公路上一片寂静，两边都是光秃秃的树，树上压着厚厚的雪，不时有野生动物出没的告示牌出现。

“我租了冰面上的房子，屋子里就可以看到极光和星星，”上官鸿信道，他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这边附近有个猎场，要是开春的时候不忙，我们还能去打猎，我刚考了枪证，这里有鹿，天鹅，听说还有熊。”

“嗯……”

“老师，”上官鸿信又轻轻唤了一声，“我听说校长还是找你谈话了，说我父母去找过校长了，是真的吗？”

然而默苍离却闭着眼睛抱着他的手提电脑，仿佛已经睡了过去。

而此刻夜空尽头出现了大片的绿光，像燃烧的火焰，布满了整个苍穹。

下半夜的时候默苍离醒来，他发现天边又一片漆黑，而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周围是广阔的，冻成镜面一般的湖面，一望无垠。

他从车上下来，脚步踏在冰面在安静的夜里似乎能听到水底下的声响。

上官鸿信正用着结结巴巴的法语和旅馆的老板谈着话，后车厢的东西也已经搬进了旁边的一间小木屋。默苍离看着湖面出神，“怎么不进去呢？”上官鸿信道，他手里拿着两个纸杯，他把其中一杯递给了默苍离，“这旅馆提供的咖啡，味道可以。”他道。

默苍离随手便把咖啡放在桌边，“进去吧。”他道。

木屋里点燃了火炉，把寒风凌冽隔离在外，而天花板是一面巨大的玻璃，抬头就能看到巨大的星空。

上官鸿信刚把门关上，他就看到默苍离脱掉了外套，在星光下，他依然穿着一身青色，他松开了衣领上的第一个纽扣，然后回头看着上官鸿信。

上官鸿信抱着他，他便开始亲上官鸿信的脸，突然天上啪的一声，暗绿色的光在天边的银河开始闪烁，水纹一般蔓延开。默苍离便抬起头望过去，“是极光。”他道，然而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却看到上官鸿信满脸的泪水。

默苍离的手指放到上官鸿信脸上，上官鸿信抓着他的手，“生日快乐啊，鸿信，”默苍离道，他久违地微笑起来，“你已经20岁了。”

“是啊，我已经20岁了。”上官鸿信答道，他从背后抱着默苍离，抬头看着那些遥远的极光。

“老师，我喜欢你。”上官鸿信又道，“你和我在一起吧。”

“嗯。”

清晨默苍离从床上起来，他把泡了安茶的杯子放在炉子上保温，夜里这小房间里都是茶的味道，还混杂着放在旁边烤着小红薯的甜味。

他打开电脑，湖边上的信号不是太好，微弱得勉强只能收到邮件。默苍离打开邮箱，一个晚上零零星星地有了几个邮件，他一个个点开来看然后回复，最后目光定在了最后一个邮件上。

“老师，你醒来了。”上官鸿信的声音从默苍离身后传来，他手里捧着默苍离刚热着的茶。

“下学期我去申请了开人工智能相关方向的课，你可以来选课，”默苍离靠着站在他身后的上官鸿信身上，继续说道，“我的研究有成果了，课题组那边也同意了我开课……”

“我不来，”上官鸿信道，“你就只讲给我一个人听就好了，我以后毕业了就赞助你的研究，”他冷笑了一声，“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研究算法和不懂算法的人，我们不必要去理睬那些不懂的人，老师你也不应该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

“鸿信，”默苍离道，“你如果以后能资助我，那我很高兴，但是我开课并不是为了谁。”

上官鸿信握紧手里的杯子，“可是别人并不一定这么想，”他道，语气不自觉地锐利了起来，“我要是在你课上出现，只怕那些愚蠢的人还有话要说的。”

“那又如何，”默苍离道，他把笔记本合上，“让他们说去。”

上官鸿信不说话，阳光从屋顶的玻璃上泄下来，照亮了整个屋子。默苍离站了起来，他没有穿鞋子，那双脚是光着的，身上也只是披着薄纱一般的衬衫，在日光下皮肤苍白得和透明一样。上官鸿信心里一动，他抓着默苍离的手腕，“我不能让你被人这样说。”他道。

默苍离看着他，他也看着默苍离。默苍离把手抽回来，低下头披上衣服。

新的学期开始，默苍离的新课迎来了一群新的学生，他们对去年的事情并不了解，虽然也有一些风言风语，却并没有多少人在意。

默苍离很忙，这一年的学生比去年好了太多，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名字叫俏如来。他期中考试虽然考得不理想，却在期末追到了全班第一。

而上官鸿信休学了一个学期，报给学校的原因是家里有急事。

“苍离啊，”一天下午杏花来到了默苍离住的地方，照常一边给他按摩一边又开始唠唠叨叨，“你平时要多和朋友出去玩，不要老看着电脑……”他边说着变开始东张西望，突然发现桌子边的东西，“哎？你的那个旧茶叶罐怎么回来了？”杏花道。

默苍离伸出手去，把那个茶叶罐拿在手里。

在那个看着极光的晚上，上官鸿信把这个旧茶叶罐还给了他。

默苍离把茶叶罐打开，里面的茶叶已经见底了，然而茶叶里却埋着一枚金色的戒指，在星光下灼灼发光。

END